

电视剧《合伙人》沿用电影《中国合伙人》的叙事框架,但口碑与热度均不及影版

# 影视“多胞胎”，故事新编还是重复创作？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如果额头终将刻上皱纹,你只能做到,不让皱纹刻在你心上。”五年前,电影《中国合伙人》的这句台词让不少人唏嘘过。它浪漫诉说着,奋斗的心不可老、不会老。后来,本片被视为国产片创业题材的第一个成功注解。

五年过去,电视剧《合伙人》在北京卫视和优酷视频播出。新剧不仅有影版的编剧参与创作,且叙事框架、人物设定也沿用了大银幕的。作为创业剧“标配”,剧中台词读来也有励志成分,比如“再难的路也是我们自己选的”,比如“你有勇气回头,为什么没有勇气坚持到底”。可这些话没在观众心里激起多少涟漪,剧集更是口碑惨淡。

近年来,电影与电视剧的“多胞胎”层出不穷。有些是基于同一IP的“一鸡多吃”,比如《泡沫之夏》《致青春》等都有多个影视版本;有些是沿用同一框架、套用一个模板的“故事新编”,例如现在的《合伙人》。可除了2017年剧版《白鹿原》的口碑远超前者的电影版,其余影视的同题创作,大多一版不如一版。问题出在哪儿?

时代本是创业剧最好的土壤,抽离真背景的创作如同空中楼阁

和电影《中国合伙人》一样,剧里的主人公也是异姓三兄弟:古东青——考学多年的农家子弟,霍志远——自信到自负的优生,王子——潮流青年、浪漫主义者,人物性格基本能与影片中的成冬青、孟晓骏、王阳一一对应。电影里一首《海阔天空》为梦想点题,电视剧《合伙人》选用同一支乐队的《情人》贯穿始终。加之都是三兄弟相识于微时,有并肩有疏离最终创业成功的故事,影视两版看似“配方”相同。但因一个创作要素的剥离,剧作变了味。

时代,是创作者无法抛之脑后的要素。五年前的电影固然有煽情之嫌,但片中怀旧的——上世纪90年代的“土孩子”逆袭,“美国梦”变白日梦,一代人在友情、爱情、事业上以及东西方文化碰撞中的迷茫等——都因丝丝缝合的时代感而具有现实落点,服装、道具、相应历史节点的新闻资料片也都运用得恰到好处。反观荧屏上的《合伙人》,开播



影视两版《合伙人》看似“配方”相同,但因“时代”这一关键要素的剥离,剧版变了味,成了荒唐走板的“伪现实”剧。  
▲电视剧《合伙人》剧照。  
▲电影《中国合伙人》海报。

## 相关链接

### 这些同题剧作,你愿意二次消费吗

《合伙人》套着《中国合伙人》的模板,在荧屏上东拉西扯讲砸了故事。其收视率和口碑走低,都是观众的表态。

事实上,影视“多胞胎”现象依然近年来一大趋势。已与观众见面的包括《杜拉拉升职记》《失恋33天》《山

楂树之恋》《何以笙箫默》《匆匆那年》《微微一笑很倾城》《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盗墓笔记》《重返20岁》等。

未来的同样有不少。本周五上映的电影《爱情公寓》就是电视剧版的“二次创作”;曾在各种颁奖礼上被嘉奖的电影《七月与安生》,已于今年五

### 要避免相近题材重复表达,元素堆砌绝非出新“反套路”的良方

时间线混乱已是个大漏洞,随着《合伙人》播出过半,剧情里过载的爱情戏份、牵强的人物遭遇,更让创业背上莫名所以的骂名。

编剧给三兄弟各自安排了爱慕者。西北王小爱对古东青一见钟情,不由分说便千里迢迢,送来他们创业的第一桶金。富家千金马小倩爱上了霍志远多年,先后在三人走投无路时充当送钱上门的“天使”角色。个人能力上乘的王子和辛晴分别钟情于王子和古东青,所以,她们甘愿在酒局里扮演说客。一言蔽之,创业三人组并未显露太多闪光点,他们开创事业的每一步几乎都离不开爱情的支撑。成功靠异性,看上去,难道不是“大女主”“玛丽苏”的套路剧本?

月开始了电视剧版的拍摄;《悲伤逆流成河》的影视两版作品都已杀青,并分别排期2019年和2018年秋天;而《集结号》《芳华》《红海行动》等电影都有了拍摄电视剧的计划……

无论“影改剧”还是“剧改影”,口碑超越前作的,目前看来仅2017年的电视剧《白鹿原》一部。内容“剧透”的前提下,要吸引观众“二次消费”,该追赶热度还是该尊重创作规律,答案一目了然。

三人组的个人经历也有着太多离奇:遭人陷害被开除学籍,因肄业而找工作碰壁,去西北送钱遇“车匪路霸”,第一次创业又赶上了行业“霸凌”,“女神”因爱不成反与三人仇人为伍。此外,他们经历落水、失火,得过抑郁症,还轮流背叛彼此……细数起来,动作、悬疑、爱情等强情节类型应有尽有。

元素堆砌的理由可以想见。创业剧并非新兴说,要避免相近题材重复表达,似乎“创业+”才是唯一出路。事实上,创业故事“苟日新,日日新”,向辽阔生活学习,不必面面俱到,即便只从互联网创业这一处入手,也能谱出一本创业新说。遗憾的是,不少影视同题创作都走了类似弯路。误以为元素越多表达越新。《匆匆那年》《何以笙箫默》《致青春》等影视“多胞胎”,都是在“反套路”的过程中跌入另一个陷阱。殊不知,同样剧本要吸引观众“二次消费”,真没那么容易。

■本报记者 黄启哲

别的戏曲院团练功房里,是吊嗓拉筋翻跟头的演员,而在上海淮剧团则是另一番景象:吹拉弹打更热闹。继去年为青年演员进行集训后,淮剧团今年夏天把目光瞄准了全体乐队演奏员。

给戏曲演奏员进行系统化集训,这在淮剧团是头一遭,放眼戏曲界也少见。试图解决的,却是眼下戏曲、尤其是地方戏曲发展中十分迫切的问题。如今,不少地方剧种无法通过院校培养本剧种演奏人才,主要向京昆和民乐演奏吸纳人才。上海淮剧团30人左右的乐队里,除了主胡和打击乐,其余演奏员均来自上海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的民乐专业。由于缺乏戏曲音乐知识,锣鼓点一响,什么时候哪个乐器该“跟进”,以什么样的节奏“跟进”,不少人搞不清楚。只能瞅瞅旁人,跟着“混”进乐队整体演奏,声音也不敢“冒出来”,生怕出洋相。这样一来,音乐“闷了”,整体效果也打了折扣。民乐独奏成了乐队伴奏当然也有好的方面。上海淮剧团乐队队长马勤说:“得益于系统的民乐演奏学习,演奏员的演奏水平都十分过硬,乐理基础夯实、悟性高,所以很多知识都能一点就通。”

这次集训就是要解决“点拨”的问题。锣鼓在戏曲音乐中起到决定性作用。所以,为了昨天上午的打击乐课程,马勤专门编写了一套教材,把淮剧里基本的锣鼓“套路”仔仔细细用简谱梳理了一遍。淮剧的一个锣鼓点有多少种用法、有哪些又是京剧改编过来的,都有讲究。就拿淮剧特有的“背板”来说,其中的锣鼓可以整段运用在戏中,也可以用一半、一小半、甚至一小节。他告诉记者,过去剧目演奏中,有旋律的简谱,没有打击乐谱——因为后者都是记在“老法师”的心里。昨天这群“转行”的民乐演奏员一拿到打击乐谱,恍然大悟。这样一来,与乐谱按小节两相对应,拍子就对上了。到底是“底子好、悟性高”,年轻人一番实操过后,“老法师”马勤很满意。

集训持续三周后,还有一出大戏等着他们实际操练。今天,淮剧原创现代戏《浦东人家》正式建组。故事以浦东一户普通上海人家经历的生活变化,展现上海浦东开发开放近30年的飞速发展和改革开放40年来上海所走过的重要足迹。如果说传统戏还有模板可以参考,这部原创作品考验着舞台上演员对现实题材的把握,也可以说是演奏员理论知识的“大练兵”。

# 「老法师」为淮剧锣鼓编了套教材

上海淮剧团首次进行乐队的夏季集训

■「探访文艺院团高温练功房系列报道·淮剧篇」

# 91岁黄永厚辞世,不从流俗的画家又少了一位

■本报记者 李硕

“黄永厚先生经常操着一口湘西普通话给我打电话,总是听不清楚,他也不管不顾,说完了就径自挂了,我也没明白到底说的什么。”作家陈四益在回忆起老朋友黄永厚的率真时,仍忍俊不禁。

8月7日晚,著名画家黄永厚在安徽合肥逝世,享年91岁。消息传出,《读书》读者圈和书画界无数人士叹息。黄永厚为书画家黄永玉的二弟,画作极具个人特色,笔墨狂放不羁。他不从流俗,几乎不办画展,不肯出书,还经常把重金求画的人拒之门外。黄永玉曾评价二弟:“幽姿不入少年场”。

黄永厚是湖南凤凰人,1928年出生,土家族,是一位颇有名气的中国画家,代表作品有《九方皋》《浙江》《桃源》等。黄永厚成名比较晚,相比兄长黄永玉,算是大器晚成。在兄弟中,黄永厚也一度“最苦”。黄永玉曾经写道,其二弟黄永厚小时候多病,有一回几乎死掉,“因为发高烧已经卷进芭蕉叶里了,后来又活了过来;病坏了耳朵,家里叫他‘老二聋子’,影响了发育;又叫他‘矮子老二’。”所幸长大后,黄永厚既不聋也不矮,黄永玉说:“在我们兄弟中最漂亮最潇洒。”

刘海粟曾评价黄永厚说:“文真,字古,画奇。”朱妃瞻则说:“画这种画要读好多书。”用画笔来思考,关注心灵,关注当下,关注社会问题,是黄永厚画作的审美特征。黄永厚与杂文家陈四益曾在《读书》等杂志开辟“诗话画”专栏,针砭时弊,影响极大。“当时丁聪先生已经90岁,躺在病床上画不动了,连两根线条都对不起来了。我找到黄永厚,问他愿不愿

意将专栏画下去。”陈四益回忆道。谁料,黄永厚调侃道:“你先找了个九十岁的老头儿跑第一棒,又找个八十岁的老头儿跑第二棒。这算什么事儿啊!”说罢,又一口应承下来。于是,从1991年起,黄永厚和陈四益的合作便开始了。“那个时候我跟他的约定就是我写我的,他画他的,当然也可以同中有异,互不干扰又互相连接,有时候我的文字先出炉,黄永厚在后续画图的时候会题跋添上新的想法,甚至有时候我俩唱唱‘对台戏’,也蛮有意思的。”陈四益说道。

黄永厚曾过了二十多年颠沛流离的穷日子,但多难的人生反而增加了他对生活的热爱。他视读书为第一生命,涉猎广泛。上了年纪后,更加关注社会人生,但又十分低调,深居简出,黄永厚几乎不办画展,不肯出书。他常把拿重金前来购画的人拒之门外,“不看画的人,给他画有什么用?”看似桀骜不驯,却又可以把画囹圄塞进某个信封,寄给熟悉的或是陌生的朋友。当下靠市场树立自身价值的画家比比皆是,黄永厚不为所动。

他的孤傲中,自是有一种顽固的自信,认为人各有志,不必非议。作为画家、作家,黄永厚从来不愿意当一件哪怕是金光闪闪的工具,这也是他喜欢在画上题写长跋的缘故。长跋,是黄永厚观察现实,反思自己的过程,是不甘沉沦,拒绝媚俗的表现。

黄永厚笔下的人物画独具一格,尤其是魏晋人物颇为生动:衣襟大敞,随风飘扬,须发鬃髯,袒胸露腹,粗犷怪诞,一副冷眼傲视的冰霜模样。了解黄永厚的人都说他画的是自己,正如刘海粟给他的条幅“大丈夫不从流俗”。

不卑不亢,冰炭同炉,即是黄永厚。



刘海粟曾评价黄永厚说:“文真,字古,画奇。”图为黄永厚作品。(资料图片)

338件海派旗袍入藏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藏家王水衷说——

# 物归其所,海派旗袍回到发祥地上海



▲展览现场,海派旗袍精品集中亮相。  
▶现场展出藏青色斜纹呢提花真丝短袖夹旗袍。



均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本报讯(记者李婷)由发源地上海风靡至全国的旗袍被誉为海派文化的代表。近日,台湾收藏家王水衷将珍藏的338件海派旗袍和相关饰品慷慨捐赠给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成就文博界一段佳话。昨天,文物捐赠仪式在沪举行,馆方从中精选出70余件举办“衷藏雅尚·海上流晖——王水衷捐赠服饰展”。

“这些旗袍和饰品是我花费近30年时间收集到的,别人问我会不会舍不得,今天早上看到展览后,我觉得我最初的决定是正确的,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是最好的归宿。”王水衷说,每次捐赠自己的收藏,就像“嫁”女儿,百般不舍,但真的“嫁”对了人,心里是非常高兴。海派旗袍回到发祥地上海,是物归其所,期望它们在学术研究、展览展示等方面发挥作用,实践美的诠释。

诞生于20世纪初的海派旗袍是极具上海地域文化特色的服饰,堪称传统文化与西式文化融合的典范。王水衷捐赠的服饰以海派旗袍为主,还包括清代旗女袍服、长马甲、倒大袖上袄等,生动诠释了20世纪初女性服饰的变化。其中,典型的长马甲、倒大袖圆下摆上袄、阴丹士林旗袍、火腿纹印花旗袍等都是具有代表性的珍贵服饰。

“女性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地位,映射着社会的文明程度和文化性格。旗袍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角度,从中可以看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已显露出现代城市文明的开放和个性,同时也保持着传统中国的风骨和韵致。”上海市历史博物馆馆长张霞介绍,本次展览选取的70余件海派旗袍大多是常服,不属于特殊的群体或个

人,也没有“弹眼落睛”之作,但代表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万千上海女性的日常穿着。这些旗袍面料、纹样和款式精细考究,显示着与20世纪初欧洲同步的流行节奏,可以看出当时上海的文化、工业和百姓生活状态。

贴合生活习惯和审美情趣,是海派旗袍的一大特色。据史料记载,彼时上海时装的核心是美术,往往由设计师在报刊上刊登设计款式,待读者看中制成衣。画坛名流叶浅予、方雪鹤、张乐平、江小鹤等都曾做过服装设计。以叶浅予为例,他在1931年至1933年期间为《玲珑》杂志画服装设计插画50余幅,并曾担任云裳服装公司的设计师。比如,本次展出的一件半长式旗袍,就与叶浅予设计过的一款格纹短袖旗袍的款式十分相近——长度至小腿中部,

开叉及膝。对于该设计,叶浅予还有过专门的论述。在《最流行之新装》一文中,他写道:“目下最流行的是长旗袍,可是你在马路上走时,或下车上车时,你一定觉得她太长了吧……所以这里拟定半长式的旗袍,专为下午或出门之用。”既有出于穿着者习惯的考虑,也以美术家的时尚触觉,引导大众审美。

“海派旗袍之所以成为经典,正因为它内里是时代的风尚和文化的力量。”上海市历史博物馆馆长胡江表示,作为一座综合反映上海地方历史的地志性博物馆,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的主要职责是努力利用馆藏文物文献向公众展示红色文化、海派文化和江南文化三种独具魅力的上海城市文化。王水衷捐赠的海派旗袍和相关饰品,无疑为该馆增添了亮丽的风景线。